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鲁迅研究卷

使先生和后生相印

郜元宝
编选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復旦中文學科建設叢書

魯迅研究卷

使先生和後生相印

郜元寶 編選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使先生和后生相印/郜元宝编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鲁迅研究卷)

ISBN 978-7-100-15482-6

I. ①使… II. ①郜…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74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使先生和后生相印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鲁迅研究卷

郜元宝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5482-6

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6

定价:70.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疏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鲁迅与世界文学

鲁迅与柴霍甫

——在复旦大学讲演 赵景深 003

鲁迅与写实主义 刘大杰 009

鲁迅小说艺术向域外小说的吸取 王运熙 014

鲁迅：中西文化冲突中的选择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陈鸣树 029

汪洋辟阖 独开一江

——鲁迅文学创作源流探析 苏永廷 唐金海 045

《野草》与《梦十夜》 李振声 055

《诗人挖目记》的真面目 杨新宇 059

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先生 赵景深 067

《中国小说史略》勘误 赵景深 070

使先生和后生相印

《中国小说史略》笺补拾零	丁锡根	076
试论鲁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	章培恒	098
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	吴中杰 高 云	112
鲁迅《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		
——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	谈蓓芳	137

鲁迅与现代人物

鲁迅与章太炎	陈子展	157
今天仍在受凌辱的伟大逝者	章培恒	160
再论鲁迅的骂人	陈思和	170
关于鲁迅和沈从文	吴立昌	182
关于鲁迅讥评“胡适之法”的几个问题	朱文华	198

鲁迅作品解读

《呐喊》与《彷徨》与《野草》	刘大杰	215
谈《祝福》与《弟兄》	赵景深	221
鲁迅《唐朝的钉梢》	陈子展	225
《孔乙己考》及《再谈〈孔乙己〉》	陈子展	226
“立此存照”解	陈子展	229
谈谈《阿 Q 正传》的艺术特色		
——1981 年 9 月 12 日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的一次报告		
.....	蒋孔阳	231
《朝花夕拾》的艺术	潘旭澜	244

《狂人日记》塑造“狂人”形象的艺术特点	邓逸群	256
造人·“伪士”·日常生活		
——重读《伤逝》，兼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金 理	264

鲁迅思想综论

我们所以哀悼鲁迅先生	陈子展	291
鲁迅的前期和后期		
——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	章培恒	293
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	吴中杰	308
“五四”前夕思鲁迅：全球化时代如何造就伟大的个体	陈思和	321
类型的美	王安忆	328
“为天地立心”		
——鲁迅著作所见“心”字通论	郜元宝	333
主体的确立、主体位置的降落和主体内部的分裂		
——鲁迅现代思想意识的心灵线索	张新颖	365

鲁迅研究的研究

《鲁迅全集》的一条注	章培恒	385
“历史文本”是这样构造出来的		
——《鲁迅全集》注释献疑	张业松	391
鲁迅研究中一种政治表达的完成		
——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与鲁迅研究	周双全	397
编后记		404

鲁迅与朱自清

鲁迅与世界文学

鲁迅与朱自清先生交往，是在1924年。

朱自清先生，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先生的同乡。他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鲁迅先生则在1924年从日本回国，在厦门大学任教。两人在1924年相识，并开始交往。朱自清先生对鲁迅先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非常敬佩，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创作和思想问题。朱自清先生还曾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写过序言和评论。鲁迅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也非常敬佩，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创作和思想问题。鲁迅先生还曾为朱自清先生的作品写过序言和评论。两人在1924年相识，并开始交往。朱自清先生对鲁迅先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非常敬佩，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创作和思想问题。朱自清先生还曾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写过序言和评论。鲁迅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文学创作和思想也非常敬佩，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讨论文学创作和思想问题。鲁迅先生还曾为朱自清先生的作品写过序言和评论。

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的交往，是鲁迅先生与朱自清先生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与柴霍甫

——在复旦大学讲演

赵景深

鲁迅与柴霍甫是怎样拉在一起的？

也许有人要说：“大约因为两个人都是有名的短篇小说家罢？在俄国，柴霍甫是短篇小说的白眉；在中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白眉，所以便拉在一起说了。”

但我所要说的，却并不这样滑稽而且简单，虽然自己也不敢说没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丹麦大批评家勃兰特是作家比较论的圣手，在他所著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里，很精细地分别诺伐利斯的宗教思想与雪莱的无神论，又以雪莱的乐观哲学来与拜伦的悲观哲学作为鲜明的对照，更以缪塞的躁急来衬出乔治桑的坚忍。日本坪内逍遙博士把近松尊为日本的莎士比亚，列举出十八条例证。这都是先辈的好例。我也想学着他们，把一个天南的鲁迅与一个地北的柴霍甫放在一处，作一番尝试。

可是说话也要有因头，不能凭空乱拉；说得不对，也许要像德国某大学教授把哈姆生比作他们贵国的汤默斯曼(Thomas Mann)似的，结果是哈姆生声明他并未读过汤默斯曼的著作，而且也不懂德文，除了一本挪威的译文以外，弄得自讨一场没趣。不过我得声明，我不像那位先生那样武断，以为哈姆生是受了汤默斯曼的影响，我只是说，至少在许多地方，鲁迅与柴霍甫是有了巧合，即使不是受影响。

不行！这样圆溜溜的话还是不说好，得要证据。那么，请看《当代》第一编

所译美国巴特勒特的《新中国的思想界的领袖》。这一篇文章说起作者访问鲁迅，鲁迅向他说：

柴霍甫是我顶喜欢的作者。此外如哥郭里，屠格涅甫，杜思退益夫斯基，高尔基，托尔斯泰，安特列夫，显克微支，尼采，释勒等，我也特别高兴。

由这几句话看来，我们可以说，鲁迅把柴霍甫特提来说，可见他喜欢柴霍甫是要胜过一切近代的文豪，这是没有疑惑的。

因了鲁迅自己的话的证明，我便开始做我比较的工作。我想分为生活、题材、思想、作风四项来讲。

先就生活来说。

谁都可以立即想到，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学医的。后来两个人都“抛弃了医业，以致力于文艺的创造”。就是巴特勒特也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不同的是，柴霍甫在医学校读了五年书，得了学位；而鲁迅则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了两年书，即已辍学。再者，入学的动机也不大相同，柴霍甫是为了家穷想借医业糊口；鲁迅则是为了要救像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呐喊》序）。虽然入学动机与年限有所不同，但两个人都学过医却是相同的，他们俩后来都拿锐利的刀来解剖心理，在这时已打好基础了。医学与文学本来是极接近的。我国时人如郭沫若等也曾学过医，西洋如圣佩韦显尼志势、霍尔姆士（Holmes）等也都是学医以后半路出家，改习文学的。有一次我在中美图书公司点卯，发现一本“A Doctor Looks on Literature”（《一个医生的文学观》）以细密的医生头脑来研究细密的文学作品，大约总还不错罢？可惜我没有钱，不能把这本书买来一读，现在也许早被捷足先得了。

再就题材来说。

耿济之从伊尔库次克来信给我说：“检阅柴氏全集本，计长短作品五百五十八种。”但加耐特女士的英译本却只译了二百零一种。即在这依篇数计算比原文少了一半也不止的英译本里，柴霍甫已展开了各种不同的世界。加耐特曾略依性质分类，如《女巫》（The Witch）集中大半是乡村生活的描写，《主教》（The

Bishop)集中大半是宗教生活的描写,《妻子》(The Wife)多写恋爱,《女厨子嫁人》(The Cook's Wedding)又多写儿童。单就这四本结集而言,已显出鲁迅的描写范围较小。关于儿童生活与宗教生活,在《呐喊》和《彷徨》里很难见到。《呐喊》里的《故乡》《社戏》《兔和猫》虽也是写的儿童生活,但似偏于诗意的描绘方面,与柴霍甫的《牡蛎》《孩子们》等篇注重儿童个性的不大相同,倒是《朝花夕拾》可说是与《女厨子嫁人》集走着同一个方向。至于宗教生活,我一时竟想不起来。《长明灯》的背景虽是社庙,《阿Q正传》里虽也写过静修庵,但主人翁却都不是潜心修道的僧尼,而是后先辉映的疯子。柴霍甫因了看惯父亲在教堂里替人唱赞美诗,作出许多经验过的故事,自在我们意料之中,这就是柴霍甫多写宗教生活的缘故。鲁迅没有此种经验,因此也就没有此种小说了。恋爱生活鲁迅也不大多写。《呐喊》出后,Y生就说:“全集中没有一篇与一段,描写男女两性的爱与婚姻问题。”《彷徨》出后,方璧就说:“《彷徨》中的十一篇,《幸福的家庭》和《伤逝》是鲁迅所不常做的现代青年的生活的描写。恋爱是这两篇的主题。然当书中人出场在小说的时候,他们都已过了恋爱的狂热期,只剩下幻灭的悲哀了。”所以即使说鲁迅完全不曾写过恋爱,亦不算过甚其辞。鲁迅自己似乎也这样说过:写青年心理我不如许钦文,写乡村许钦文不如我。那么再说乡村生活描写的比较罢。鲁迅的《孔乙己》《明天》《风波》等篇把鲁镇及其咸亨酒店介绍给了我们,柴霍甫也在《套中人》《洪礼》《我的生涯》中把泰甘庐介绍给了我们,这犹之哈代的 Wessex、拉绮洛孚的 Märbacka 一样,可说是地以人显了。但柴霍甫的《女巫》集中如《邮差》《伊葛花》《圣诞节》《愉快》等篇,却尤其美丽曼妙。就上面所说,下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柴霍甫所描写的宗教生活与恋爱生活,尤其是前者,鲁迅都不曾出力描写过,这是不同之处;儿童生活鲁迅的虽较有诗意,柴霍甫的虽较为质朴,总之两个人都曾写过,乡村生活描写更是鲁迅与柴霍甫的特长,这是相同之处。

在题材上还忘了很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医学上的经验。柴霍甫的《黑衣僧》《六号室》《热病》等都是病理的解剖。此外如《一个医生的出诊》《敌人》《一

个绅士》《朋友》《蚱蜢》等篇也都是直接或间接与医业有关的。差不多可说柴霍甫把医药经验用在小说里的，俯拾即是，不胜枚举。鲁迅的《呐喊》集中《药》和《明天》也写的是医病，但前者的药是人血馒头，后者的医生是何小仙，结果两个生病的小主人公都死了，大约鲁迅是愤愤于他父亲（也即是全人类的各个人）为庸医所杀罢？《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篇态度自然又不同了，我曾为此篇的温煦大大的感动。

在量上说，鲁迅自然不及柴霍甫，但鲁迅将来还可以创作下去，现在我急急地拿柴霍甫与鲁迅作比较研究，应该怪我不是。现在权就目前的情形来说，在描写乡村、儿童和医学的经验上，鲁迅和柴霍甫却都是非常丰富的。

复就思想来说。

鲁迅和柴霍甫虽然都是悲观主义者，但却并不绝望。他们俩都热烈地希望美丽将来的实现。鲁迅在《呐喊》的序上说：

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自己……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我们倘再看《狂人日记》结尾的话：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呐喊》P.20）

和《故乡》结尾的话：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P.111）

便知道鲁迅是多么切盼着，希望着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产生，又是多么想有人走那没有路的路。前年（1927）鲁迅序黎锦明的《尘影》，说《尘影》赍来的是重压。

然而在结束的《尘影》中却给我喝了一口好酒。他将小宝留下，不告诉我们后来是得死，还是得生。作者不愿意使我们太受重压罢。然这是好

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进向大时代的时代。(《而已集》P.170)

去年(1928)鲁迅的《看司徒乔君的画》其中也有同样意义的两句话:

肋下的矛伤尽管流血,而荆冠上却有天使的嘴唇。(《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

重压似乎使人悲观,而留下小宝,却使人乐观了;肋下的矛伤虽也使人悲观,而有了天使之吻,也就使人乐观了——总之,悲观里有着乐观,鲁迅相信未来会变成美丽的世界。有人以《药》与《故乡》的结尾为蛇足,但我却以为这两篇的结尾正是鲁迅的立意所在处,我们不能把小说的技巧看得太重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柴霍甫,柴霍甫的思想也是在悲观中含有乐观或是希望的。我们只要看库普林的《柴霍甫回忆》,便可明白:

柴霍甫在他亚儿金地方的一个小花园里,看着那花草和树木自己幻想着:“再过二三百年的生活是多么样的好啊!我才到这儿来的时候,还是一片荒芜的景象;还都是些砂石成堆、荆棘满地的景象呵!我到了这儿之后,就把这满目荒芜的地方,变成了这样美丽可爱的花园!”他又带着很坚决的信仰和很庄严的面庞,郑重说道:“你知道,再过二百年之后,全世界都变成了这样美丽而且可爱的花园了!那时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愉快呵!”

柴霍甫又在《三姊妹》里借韦世英的口说:

再过二百年以至于一千年——时间是没有关系的——那新鲜而幸福的生活就来到了。

柴霍甫又在最后的小说《订婚》中借女主人公的口说:

呵,我愿这些光明的新生活快些来到,那时我可以……觉得……我们是愉快而且自由的!这样美丽的生活,早晚是一定要来的呵!

从上面所举的一些例看来,可知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对于将来有着热烈的希望的。鲁迅的《白光》叙陈士成想发掘藏银,柴霍甫的《愉快》(Happiness)也叙乡民想发掘藏银。这藏银的发掘并非是事奉玛门(Mammon),实在只是一个象征,藏银所象征的亦即是将来无穷尽的希望。

但是，所谓希望，也只是渺茫的，正如鲁迅所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自己安慰着自己，欺骗着自己，其质地终于还是悲观的，不能掩去的悲观。我们只要看在《彷徨》里的吕纬甫（《在酒楼上》）和魏连殳（《孤独者》）那样的彷徨无路，那样的一世潦倒，使我们不禁想起柴霍甫的《漂泊者》（Uprooted）来。俄国人都是这样悒郁的，屠格涅甫所写的“罗亭”，不是研究过科学，做过开河的工人，又当过大学教授么？柴霍甫所写的“漂泊者”不是也做过学徒，读过文法，学过兽医，开过矿山，还当过小学教师么？鲁迅也是这样，他所写的魏连殳不是也研究过动物学，当过历史教员，还当过杜师长的顾问么？终于罗亭呀，漂泊者呀，孤独者呀，都没有成就，他们的悲观，对于世事的无可挽回，便都露骨地显现出来了。

最后就作风来说。

这又是人人可以见到的，鲁迅与柴霍甫都很幽默，又都善于讽刺，即在很小的比喻上，鲁迅可以把一群围观的人比作一串提着颈子的板鸭；而柴霍甫也可以把一个胖子形容他的大肚皮上可以安放一排茶杯，不至倾落。

最相似的是鲁迅的《幸福家庭》与柴霍甫的《不要响》。这两篇都写的是一个穷苦的作家为家务所扰。是泪是笑，我辨不清了。

柴霍甫的《扰乱》（In Trouble）也颇似鲁迅《阿Q正传》的最后一节。银行里的办事员犯了法连自己都不知道，还很高兴，真有点阿Q相了。

我想说这番话，已经有了一年，但因人事扰扰，结果不能对于鲁、柴二氏作确切的比较，但轮廓打起了，也是颇为高兴的事。现在再总结前面所说，略述几句：

在生活上，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弃医学文的。

在题材上，鲁迅与柴霍甫都是描写乡村的能手。

在思想上，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对于将来有无穷的希望，但质地总是悲观的。

在作风上，鲁迅与柴霍甫都是幽默而且讽刺的。

鲁迅与写实主义

刘大杰

鲁迅自己说：“在我的生活里，没有爱，也没有诗。”这便是鲁迅的人生与文学的基础。一个在自己的生活里感着没有爱也没有诗的人，社会与人生的种种现象，反映到他的眼光里，自然会现出黑暗、虚伪、腐败与恶毒。过去的生活经验，好像一把钢刀，把他的眼光，磨炼得格外锐敏。他能看到旁人所看不到的，感到旁人所感不到的，表现出旁人所表现不出的。过去的历史，使他清楚地认识了现在的社会与人生。现在社会上扮演的种种丑恶虚伪的把戏，都瞒不住他那双锐敏的眼睛。

五四前后，浪漫主义精神迷漫中国的文化界，鲁迅始终是带着冷静的态度，对于社会人生，加以深刻的注视。庚子事变、辛亥革命时代的种种社会情态，在他的脑里，早已酿成了成熟的文学的粮食。1918年登在《新青年》的《狂人日记》，便是鲁迅披上写实主义的服装，出现于中国新文坛的第一声。在当时，刚刚从古典主义解放出来的青年们，对于他的作品，还不能深深地接受，倒是晚出的创造社的充满着伤感与热情的作品，大受青年们的欢迎。创造社的批评家，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对于这位作者的作品，下过几次严厉的批判，他并不因此就放弃他的写实主义，并且，他愈到后来，愈是精进。在他的笔下，替写实主义奠定了稳固的根基。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写实主义，从鲁迅的手开始，由鲁迅的手完成。